

古老「尬」現代 創作有聲新童書

張捷明 客家安徒生

漢語共分八大語系，客語可說是最古老的一支。張捷明明白地指出，客家文化如果消失了，不只是客家人的損失，更是整個漢民族的損失。他強調，「用國語念唐詩，和用英文一樣，唸不出真正的抑揚頓挫。」

還我母語 獨創客語拼音表

張捷明說，大約二十年前，國內開始了一個相當有意義，現在也仍以各種方式持續推動的「還我母語運動」。在那之前的臺灣，不准說方言，讓擁有多元文化的臺灣成為一個獨尊「國語」的社會，缺乏多樣性的語言學習環境。但人民的語言是無法被鎮壓的，客家話、閩南語，各族原住民語成為政府不得不重視的重要議題。當時的張捷明正好搭上這個風潮，又發現了臺北有可以學客語拼音的課程，便特地從桃園北上聽課。因為原先就曾有寫拼音的經驗，所以在課程結束以前，張捷明就完成了自己獨創的「客語拼音表」。他自豪地說，在他所出版的童書中，每一本都有他自己歸納出的拼音表，可以讓想學客家話的人對照。

張捷明在家裡和自己孩子溝通的時候，總是使用客家話，他特別強調：「語言是拿來使用的，是一種情境。大家都說，是因為小孩子不會說客家話，才會讓客語沒落，但我認為，大人不開口說客家話，才是客家話沒落的原因。」他並提到，有些人會用國語說「講客家話很好，要傳承」，但卻從來不用客語說這些話，顯得有些諷刺。不過他也表示，不說客家話也許是有「禁說方言」時的心理障礙，就算已經解禁了，但一些人還是會不太敢大聲說出自己的客家身分。

張捷明不只清楚地分析客家文化逐漸沒落的一大原因，甚至還在自己所出版的童書中，將這些想法實際用客語寫出來，希望能讓更多人「敢講客(家話)，贏過有能力講客(家話)」。

敢講客 贏過有能力講客

在他的女兒讀中學期間，學校舉辦了一個客語演講比賽，她請爸爸幫忙寫演講稿，這讓張捷明想到，以說故事的方法能使演講更生動。因為這樣的寫法效果很好，因此他之後又替女兒寫了數篇演講稿，而這就成為了他出書的重要契機。

出了很多本書，並在《客家雜誌》定期發表文章的張捷明，在文學界中被稱作「客家安徒生」，他



張捷明示範如何利用專業的電腦軟體錄音。(白焯嫻/攝影)



推廣客家話是張捷明寫作客語繪本的主要目的。(張捷明/提供)

發表的文章也常被國中小學的客語老師當成教材使用。在客家文學創作的圈內，他的確是著作不少的一位，他面露期待地說，希望能一直寫下去，就像安徒生一樣，讓自己的作品廣為流傳。他又表示，自己能夠有些付出，是很喜悅的，而且寫兒童故事

會讓心變得年輕。雖然張捷明以客語創作童書，但他坦言，古老的客家故事早已與現今的社會脫節，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也和現在的教育理念相差許多。張捷明說明，當授課的教師，還有被傳授知識的學生仔細思考

以童話關懷土地

●白焯嫻/報導

二〇〇五年，兒童文學大師安徒生滿兩百歲那一年，張捷明的朋友開始在網路上，以「安徒生」來讚美他為臺灣的客家少年文學注入一股新力量，而客家文學界也很快注意到他創新又具有教育意義的小說及童話故事，從此確立了張捷明「客家安徒生」的名號。

他每天用客語寫一頁兒童故事，將寫作當成自己的休閒娛樂，卻沒想到自己會出書，還會被其他同為客語作家的朋友稱為「客家安徒生」。自從有了這樣的稱號以後，張捷明更加用心經營自己的創作。他試圖用生動的文字與故事內容，讓更多兒童、少年興起學習客語、了解客家文化的想法，他認為，如此才不負美名。

張捷明除了寫童話故事以外，還會作詩和寫文章。他表示，寫文章是抒發他的想法的一種方式。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風災發生後沒多久，張捷明便寫了一篇關於風災的文章，並投稿到教育部臺灣閩客語文學競賽，得到了客語散文類社會組的第一名。但他並不以此自豪，因為他知道，臺灣人更需要的是「反思自然跟我們的關係」。

他的這篇文章，以山中貓頭鷹的口吻描述了整個風災發生的過程，用說故事的方式，使人們更容易瞭解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性。張捷明強調，故事的意義不是抱怨，而是引導讀者思考，在這樣小小的島上，可以怎麼預防天災再次發生，使傷害減到最低。張捷明除了寫作溫馨可愛的客語童話以外，也用他的文筆關懷這片土地，向社會喊話。

時，就會發現，舊的客家文化是有改進空間的，應該將「好的、正面的保存下來，把舊的(隱含負面意義的)丟掉」。

傳承美好客家 融合現代

他另外補充，現在應該教導給學生的客家話，是現代社會的事物，當學生們學好了以後，行有餘力才幫助他們了解「以前的客家」。而要將古老的好觀念、好的文化融入現代，要像蓋房子一樣，以古老的農業客家為基石，然後把現代的房子蓋在上頭。他並舉例說道，許多客語課本教的字詞是農業時代的「斗笠」、「耕田」，但真正的客家應該是與時俱進的，老師、家長們需要教孩子學說客家話的「電腦」、「科技」等等新詞彙。

提及對客家文化傳承的期許，張捷明說，每個人對客家的認同和觀念不一致，他希望每個人都能從目前的認同，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就像從會說客家話，到教小孩說客家話；或是從不公開客家身分到勇於承認。但他最大的期望就是，每個人都能用客家話交談。

張捷明打算二〇一一年繼續出版適合年輕人閱讀的客語有聲童書，可能會加上英文翻譯，要讓臺灣青少年讀的書「有量又有質」。

對於想學客家話的人，張捷明給了一個忠懇的建議：「不管如何就是要開口，就像英文是後天習得的，別人知道自己說得怎麼樣，才能加以修正，也才會進步、說得更好。」



和家人溝通時使用客家話，展現出張捷明傳承客家文化的用心。(張捷明/提供)

●白焯嫻/報導

張捷明在苗栗公館出生、成長，因為高中時期所讀的專業是紡織，所以在退伍之後，他便北上到了當時紡織業興盛的桃園工作、定居。多年來，他早已視桃園為第二個故鄉，除努力做好紡織的本業，近年來更一頭栽入客語有聲童書的世界。

從年輕時開始，張捷明就像寫日記般，每天寫下一些以客語創作的故事。長期累積的創作，增進他尋找寫作素材的敏銳度，更使他能得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補助，一年出版兩本童書，卻不影響原有的工作。原先他只是單純想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未曾想過要出書，竟然無心插柳成蔭，成了童書界的「客家安徒生」。

年少愛拼音 拼出心得

張捷明從小住在客家庄內，祖父的朋友是一位在地方上很有聲望，而且家中藏書汗牛充棟的鄉長。當時年紀輕輕的張捷明，一有機會跟著祖父出門拜訪那位鄉長朋友，他總會趁機到鄉長家裡看那滿滿一櫃子的書。其中，陪伴他最長一段時間的刊物，就是號稱「最早客家書刊」的《苗友周刊》。對於年紀小小的張捷明來說，《苗友周刊》就是他重要的休閒娛樂，這也使得他對書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國中的時候，張捷明就自製了一張廣東話拼音表，這也埋下種子，讓他後來走上客語書籍的創作之路。當時他認識了一位廣東人，因為覺得廣東話很有意思，便向那位朋友學習。不料，為了記住廣東話裡許多和國語不同的發音，他必須不斷發明記錄發音的文字，但是用作標記的符號仍然一直不夠、不完整。這看似是一個小小的挫折，但無形間，卻培養了張捷明日後獨立完成「客語文字拼音表」的能力。

參與起草馬英九競選客家白皮書

范揚松： 客家必須創造新價值

離家激起認同感 為文懷鄉

高中畢業後，范揚松離開熟悉的新竹，進入政大企管系就讀，他發現全班一百三十個同學裡面，竟只有兩個客家人，而也正是在那個環境下，第一次感覺自己客家人的身分。只有在竹友會時才會一起講客語，不過，范揚松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客家主體意識，在參加許多社團、結交朋友之後，客家人的想法就淡化了。不過這段時間他常回到新豐鄉村民聯合會，開始有一種強烈的意念，應該回到這片土地上做點事，因而才歸納出他的文學創作，結合了土地和人民作為他寫作基調，「帶你走過大地」、「依的身世」、「木偶劇團」等著作表示對土地的關懷，也為他贏得了許多著作的獎項和榮譽。

大二那年，范揚松交了個閩南籍的女朋友，女朋友一家人都討厭客家人，這件事當時深深地衝擊他，「第一次覺得為什麼客家人會給人嫌棄、討厭。」之後他才了解到，這是在因為閩南人「娶老婆要娶客家女孩子，嫁老公不要嫁給客家人」的傳統觀念。

行銷龍泉茶 主持電視節目

念研究所時，好友游日正在龍潭鄉當鄉長，發現龍潭人很窮困，當時沒有北二高或宏基且物產有限，因此想辦個客家文化活動的企劃案，范揚松受邀幫忙，第一次涉入這個客家這個領域。當時，他規畫十個不同的主題，在十天表現出客家的不同文化，並且透過客家節慶推廣龍潭茶葉，讓原本被拿去東頂頂烏龍茶葉的龍潭茶鹹魚翻身，大大提高了利潤，龍潭茶葉不耐泡但很香，「凍頂烏龍茶前兩泡的香味就是龍潭的香味。」龍潭茶之後命名為龍泉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品牌，更成為台灣地方農特產的首度行銷，范揚松當時還出了一本台灣民俗文化專輯，用報導文學的方式記錄這次的活動。

在漸漸有了客家人的自覺之後，范揚松在因緣際會下發現許多很有學問的大學教授都是客家人。他深思，「台灣的客家人其實不少，只是一直沒有舞台讓他們現身。」隨後，客家電台也來訪問他關於客家的理念及發展歷程，發現他所談的正是客家電視台所缺乏的，後來並邀請他擔任「高峰客語」節目主持人，與余思嫻做搭檔，用客家話做訪談，



范揚松(右四)定期舉辦客籍企業家或學者餐敘，每次與會人數約六十人，熱鬧非凡。(龔需鏘/攝影)

訪問客家成功人士的經歷與態度，這個節目還被推薦為優良客家節目。

在節目訪問中，范揚松歸納出客家文化須以「市場導向」來推動的心得。他認為經濟實力如果不夠強大，語言文化的保存就很困難。另外，他也不贊成將客家節目都集中於同一家電視台，否則會讓客家文化成為一個孤島。范揚松嚴肅地說，「因為客家電視台不是只給客家人看的。」

大老太權威 新一代不敢出頭

雖然常常受邀進行有關客家的研究案，並發表建言，但范揚松其實也曾參與客家活動時受到挫折。當時剛出社會，有許多人發起成立客家創業基金，而范揚松獲邀參與企劃書的撰寫，卻沒多久就有傳言說他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從事政治競選，於是他黯然退出這個籌備會，不過還是依約將企劃書完成，只是不參加籌募款項的事宜，不過這個籌備會最後仍無疾而終。



客家子弟范揚松是客家文化推廣的重要推手。(龔需鏘/攝影)

「有時客家大老反而會成為一個障礙。」范揚松體會到客家老一代的權威性格太重，以至於新一代不敢出頭，而這正是傳統應該調整的地方。他也談到許多客家文化活動毫無創新可言，只是一直不斷重複，「桐花季總會隨著桐花飄落而飄落。」他認為應該結合在地的經濟特色做活動，而非緊抓著所謂的傳統不放。

曾參與馬英九競選總統的客家白皮書起草工作，范揚松提出一個不同於一般看法的觀點，那就是應該向政府證明客家有多少價值，才有資格要求社會資源成果的分派，而不是一味的乞討。

在范揚松的心中，客家精神歸納出來就是「硬頸精神」，但硬頸不是盲目的，要有知識的判斷。他強調，政府應該鼓勵客家研究以及客家產業、客家文創的發展，將這些較弱的地方強化起來，並改善體制，多成立客家社團，客家必須在過程中找到一個焦點，尋找最大的優勢很重要，他更強調，客家必須創造新價值，就應該將好的人才放在世界的平台上，而不是一味地吹捧客家文化。



范揚松(左)與余思嫻(右)主持《高峰客語》節目訪談，長榮大學副校長徐福棟(中)接受訪談後合影。(龔需鏘/攝影)

今夜，我們拚山歌

●龔需鏘/報導

客家是價值的創造者。」范揚松每年都會舉辦客家企業家和學者的餐會，目的是想延續客家人的精神與力量。他每半年會邀請散居台北各地的客家學者或專業人士相聚於台大附近，聚餐中總是參雜著各路人士對於客家發展或客家運動的意見。但聚會也不是只有這些嚴肅的話題，有時也會來點吟詩作對，將制式的討論注入了文學的氣質。

而范揚松曾將聚餐中的熱絡氣氛寫成詩作《今夜，我們拚山歌》，詩詞如同歌詞般，收錄在客家雜誌中，更在最後獻一首藏頭詩來記錄每一次的聚餐。范揚松不僅身體力行支持客家，更用文學的方式表現客家精神，許許多多的文章或詩詞，皆是范揚松打從第一次客家認同後，發出的感性之言。

不只范揚松，其實范家一家人都受到客家文化的薰陶，范揚松的兒子也常和他的客家朋友接觸，從父親和長輩那漸漸更加了解客家文化。范揚松的女兒則就讀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研究所，她的研究就是有關於客家的文化。范揚松和他的妻子皆為客家人，對客家文化的了解自是不在話下。雖然全家人都很認同客家，但他們不會為了客家而客家，而是讓客家融入在日常生活中。范揚松的子女目前都只會簡單的客語對話，但他卻不擔心。「如果他們有一天有自覺之後，就會拚命地學，就像我自己以前一樣。」他笑著說。

●龔需鏘/報導

在滿是資料、公文、論文的辦公室裡，身穿著正式的襯衫、西裝褲的范揚松，沉穩的氣息中帶著自信的笑容，顯得怡然自得。頂著企管博士的頭銜，在企業和教育領域打滾多年，范揚松掛著CEO、顧問、節目主持人、詩人等多個頭銜，但他也是個客家人，憑著自己的社會聲望，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投注了不少的心力。

捨師專讀竹中 首個轉捩點

早期范家是在新埔一帶種植茶和橘子，到了范揚松的曾祖父那代開始移居到新豐，對於家族這個遷移的歷史，能言善道的范揚松開玩笑地說，「兩百多年勇氣，只能移動十一點八公里。」民國六、七〇年代時，新豐工業區開始發展，范家以代工為主要的生計，利潤微薄。因為家中貧寒，升學是范揚松的首要抉擇，希望未來的生活能有所改變，他一連參加了高、中職聯考和師專考試，竟全都考上了。

因為家庭環境的因素，家人希望他讀新竹師專，當時的時代背景念師專是因為有公費而且畢業後有的工作保障。此外，只有小學教育程度的父母，認為當老師是最偉大的工作。幸好舅舅獨排眾議勸他父母，也因此當時范揚松雖然已到新竹師專報到，卻因舅舅的一席話，讓他毅然地回新竹中學就讀，但那時竹中已報到完畢，全校無人敢做決定，三天後校長出差回來，在看過成績後同意讓他入學，需要的程序到時候再補辦，而這也成了范揚松生命中的第一個生涯轉折，而他也沒讓這位恩人校長失望，在校三年都拿獎學金，履行對父母親的承諾，不增加家裡的經濟負擔。